

世纪病人

李晓桦 著

孤独是什么

就是我被世界开除了

谁的世界你也进不去

你自己的世界还没造出来

只好站在世界之外

就是你自己把自己从世界里开除了



世纪病人

李晓桦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纪病人 / 李晓桦 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4. 6

(中国文学创作出版精品工程)

ISBN 978-7-5063-7388-3

I. ①世…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92774号

世纪病人

作 者: 李晓桦

责任编辑: 林金荣

装帧设计: 合利工作室 JOY-BONE

责任印制: 李卫东 李大庆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80千

印 张: 21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388-3

定 价: 29.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世纪病人



李晓梓 1955 年生于上海，在北京长大。少年从军。读过大学中文系，做过文学编辑。后下海经商。在加拿大温哥华生活多年。现居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常务理事。出版有诗集《白鸽子·蓝星星》、实验文体《蓝色高地》、诗文集《金石》等。曾获第三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

我的儿子
多年前你说过我欠你一本书
后来你又说
你不记得曾经说过这句话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39
第三章	63
第四章	99
第五章	125
第六章	143
第七章	165
第八章	224
第九章	243
外一章	265
尾 声	314

第一章

1

一个行将五十的爹，领着刚满十五的儿子，站在加拿大国、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市、西区——这所被叫作麦吉的中学门前。

学校没有大门，也没有围墙，看上去不像是个学校。

像是什么呢？

对于刚从北京移民来的父子俩来说，还真有点儿不太适应。在北京，学校都是有围墙的，高大，森严。还有总处于关闭状态的大铁门。还有保安，时时检查进入学校的人。无关者禁入。即使是家长。虽然家长应该算是有关者。因为没有家长就没有学生，没有学生就没有学校。但家长还是一律被作为无关者而拒之门外。除了开家长会的时候。

高且单薄的儿子背起大书包。是很重的那一种。比在中国的一点儿也不轻。儿子摇摇晃晃慢步向前走去。没有回头。

今天是开学日。今天是儿子第一次踏进这个陌生的地方。

儿子在一个黑洞般的小门里晃了一下。不见了。

现在，剩下我独自一人，站在温哥华西区这所被叫作麦吉的中学门前。因为，我就是那个行将五十的爹。

一分钟前，我把我那刚满十五的儿子，送进了这个黑洞般的小门，送进了这个被叫作学校，而看上去根本就不像是个学校的地方。

像是什么呢？

像监狱。我突然想起。像一座古老的监狱。

规则错落的古堡式建筑，有着青色的石墙。很森严。整齐、紧凑、密密排列的窗口，像一只只急切的、幽深的眼睛，挤成一排向外张望；又像是因为呼吸急促而拼命张开的正在喘息的嘴巴，深不可测，勾起人想要进入的欲望，又威吓人望而却步。

我不知道里边的世界，那个我儿子将要进入的世界，会是个什么样子呢？我主观武断，我一厢情愿，我毅然决然，我把我的儿子送进了一个连我自己都完全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世界。我不知道那里是天堂还是地狱或者是别的什么。

突然我觉得好怕。我怕我儿子进去就不再出来了。或者出来了却不再是原来的儿子。让人家给换了。

我想冲进那个黑洞般的小门。我要去找我的儿子。但我发现，我的浑身竟然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我半倚在学校门前的电线杆上。

这时我猛地看见电线杆上卧着一条大狗。黄色的，苏格兰牧羊犬。

一张海报，贴在电线杆上。对面的电线杆上也贴着一张相同的海报。一条大狗，伸着半截血红色的舌头，充满整个儿画幅。

黑洞般的小门旁，一边一条巨型的大狗。把守着学校。

狗的身上自左下向右上印着四个白色的大写英文字母：LOST。

我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慢慢地读出来。我读了三遍。我明白了，这是一张寻狗启事。是主人丢了狗，还是狗走丢了呢？或者是狗被诱拐了？

LOST是个非常简单的英文单词，也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词。它的词义有：丢了——丢了狗，狗丢了；损失——损失财物，损失人马；失去——失去亲人，失去朋友，失去故园；还有走失、迷失、迷途、迷惘、失败、沮丧并失望，以及不知所措，等等。

我看见大狗正瞪着两只深不见底的眼睛望着我，或者应该说是与我对视。这时我才发现，狗的眼睛的部分不知被哪位高手挖掉了，小心而且准

确，刚好只挖掉了眼睛，其他部分丝毫未损。

高手就是高手。

够损！这狗已经 LOST 了。现在又 LOST 了眼睛。这狗算是彻底没有希望了。Totally lost。

我不知道我在这张寻狗启事下待了多久。我也不知道我的儿子去了哪里，去干什么。但我知道，我也 LOST 了。Totally lost。因为我突然感到不知所措，我不知道我身在何处，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今天是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二。

这里是温哥华，美洲大陆的西部，太平洋的东岸，一座依山傍海的城市。据说，这里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夏日的阳光，在世界上洁净度最高的空气里漫舞，直挺挺地自蓝天倾泻而下。沐浴其中，任何人都会在顷刻间被淋透。大汗淋漓。

大汗淋漓是必须的。

虽然已被阳光的暴雨淋透，但我还是感到冷。彻骨的冷。从心里往外的冷。我明白在我的身上已经起满了一层鸡皮疙瘩。

我无望地抬起头来。我的眼睛在不经意间与太阳发生了撞击。我感到剧烈的刺痛。那一刻，我觉得我失明了。也就是说，我瞎了。

LOST。

我儿子 lost 了。我儿子丢了。

我 lost 了我的儿子。我丢了我的儿子。

我把儿子 lost 了。我把儿子丢了。

我 lost 了。我丢了。

会有人把寻人启事贴在电线杆上吗？我想，如果把我的照片贴在电线杆上，就不用麻烦那位高手费神去把那纸上的眼睛挖掉了。

因为，你用不着把已经瞎掉的眼睛再弄瞎一次。

儿子上学了。我独自坐在窗边。这是一个很大的窗，几乎完全落地。窗外不远，有一棵很大的樱花树。现在是九月，樱花早已不在，樱花是在春天才会开的。

屋里很静。没有一丝声音，没有一线生气。我看见有几簇叶子从樱花树上落下，我感觉我听见了那落叶的叹息。

环顾四周，我的目光停在餐桌上。

一瓶矿泉水。

这里怎么会有一瓶矿泉水呢？餐桌上的矿泉水应该被儿子带走才对呀！

想到儿子上学没有带水我的心就一阵发紧。想到儿子会一天没有水喝我的喉咙就如有火苗。我懊悔我没有在昨晚把这瓶水放进儿子的书包；我懊悔我今天早晨没有把儿子的书包再检查一下。

我紧紧盯着这瓶水。我的人整个儿被懊悔包裹，越缠越紧。

我懊悔昨晚……

我懊悔今晨……

我的眼睛离不开那瓶水。我也无法使自己的脑子停下来不去想矿泉水的事。

后来，我把矿泉水放回到厨房柜子里。眼不见，心不烦。这招儿还挺灵。我不再去看那瓶矿泉水。那瓶矿泉水已被放回到柜子里。

我重新注视窗外的樱花树。

屋里依然很静。我又听见了樱花树落叶的声音。

一个年轻的母亲推着一辆儿童车，从樱花树下缓缓地走过。这时已不见落叶的声音，只能听见车轮碾过石板路。

儿童车上的小男孩双手抱着一个瓶子，在喝。我不知道是牛奶、果汁还是水，反正他在喝着。

我想起我的儿子没有水喝。

我想起了那瓶矿泉水。餐桌上已没有了那瓶矿泉水。我把那瓶矿泉水

放回了厨房的柜子。

我起身走进厨房。我拿出来那瓶矿泉水。我要给我儿子送水去。虽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现在是11:00。学校中午11:35下课。我要在校门口等我的儿子。

这里的学校不分班，没有固定的教室。学生上八门课要在八个不同的地方。学校虽然有餐厅，还是有大量学生去附近的商业街吃饭。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样找到我的儿子。

我等在学校外边，像一个等待探监的人。探监还有个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可这儿不行。学校有很多门，很多出口，而且在不同的方向。我也不知道我儿子能不能出来，从哪儿出来。

开始有学生陆陆续续走出来，沿着教学楼和小马路，三五成群，有几个孩子拿出烟来，男女都有。我用目光搜寻着，我不希望我儿子抽烟，但我希望他能在人群里。

当12:30最后一遍上课的铃声响过，学生们懒懒洋洋地走回教学楼，校园外重现一片静寂。

我没有找到我的儿子。那瓶矿泉水在我的手里已经开始有了温度。

下午3:15接儿子放学。儿子一拉开车门，我就急切地把那瓶矿泉水递给他。瓶子的盖儿已经打开。儿子边上车边问我你这是干什么。我说你一天没喝水我怕你渴坏了。儿子说我为什么一天不喝水？我说你没有带水呀。儿子说没带水我还不会找水喝，学校到处是喝水的龙头，再说还可以买饮料呀。我一天不喝水我傻呀？

儿子终于没喝那瓶矿泉水。

儿子宣布以后上学不再从家里带水了。儿子说他要在学校买饮料喝。他还说放在餐桌上的那瓶水是他自己从书包里拿出来的。

多气人哪。

3

温哥华的有线电视基本上被一家叫作“萧氏”(Shaw)的电讯公司所垄断。在你最初开通的时候，除了那些基本的频道按月收取费用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的专业台，比如体育、读书、纪录片等等，包括成人节目。只要你开台，人家就会赠送你三个月的全频道节目。我是在后来才发现的，他们送的节目里有好几个成人台。

在萧氏电讯公司给我家开通线路的第二天，我发现我的电视里出现了不堪入目的画面，而且不止一个频道。

当时我就傻了。这万一要是让我儿子看见了，那还了得。

我马上给帮我开通电视的人打电话，我说你赶紧把那些男男女女光着屁股紧着忙活的节目给我取消。人家说那可不行，开通了就不能停。我说那你送我的我不要还不行吗？人家说不行不行，现在没办法的，三个月以后你如果不给那些个频道交费，就自然停了。

真没办法，人家非要送你东西，你不要还不行。可是你们送什么不好，偏偏送这种东西。

从此，我很怕我儿子看电视，他一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我就紧张。我怕他拿着那个遥控器胡乱搜，搜着搜着就不搜了，就停在那个成人台上了。

我真盼着三个月今天就到头吧。

4

我想我是患上了电视恐惧症。当然是在儿子在家的時候，儿子如果不在家，症状就没了。

看过一个节目，当然是在白天，某位权威作家在电视里介绍她的新书。该作家是一专门研究男女关系的专家。她的新书是告诉人们不要让你的床空着，以及怎样才能让你的床不空着。书里介绍了很多种方法，教你让人来到你的床上。

还看过一个专题访谈节目，参与的人很多。有主持人介绍，有单个嘉宾的谈话，还有一群人的座谈。访谈的对象都是好莱坞的电影明星，说他们是明星可我一个都没见过，因为他们是专门演三级片的。

这个节目很自然，很流畅，也很亲切，很热烈。他们或者与主持人交流，或者相互交流，或者独自一人侃侃而谈。他们介绍拍戏的经历，切磋表演的技巧。

在这些明星当中有夫妻，也有情侣，就是说两口子都在干这同一种工作。但他们不像许多演员夫妻在片子中出演情人或是配偶。他们都说工作是工作，家庭生活是家庭生活。

主持人放了几段录像，和几位明星一起现场观摩他们的作品。主持人边放边停，定格，特写，回放，慢镜头。演员们有男有女，包括一对夫妻。大家边看边讨论，像运动员在赛后总结自己或者同伴的动作和技巧。那对夫妻都说，看到自己的配偶在片子中与别人做爱并不介意，因为那是工作。

多么高的精神境界啊。

多么纯粹、多么高级的人类啊。

但我是真怕我的儿子去看这样的电视啊。虽然，人们都说新移民提高英语的最好方法是看电视。但我怕。当然我不是怕儿子提高英语，我是怕这英语还没提高呢，精神境界却提高得没边儿了。

5

只要儿子在家，我就坐在电视机前的沙发上。我要坚决占领这个位置，以免儿子来看电视。好在儿子有他的电脑，虽然我也很不愿意他永远坐在电脑前，但比起让他来看电视里那些乱七八糟的节目，我倒宁愿他还是玩他的电脑吧。殊不知，电脑里乱七八糟的东西可是比电视节目丰富不知多少倍，但由于我的无知，我还一厢情愿地坚守着电视机前的沙发。

并且，我只能看默片。我固执地以为电视机的声音会影响儿子学习。虽然儿子在自己的房间里，紧关着门，头顶两颗手雷一般的大耳机。

我盼着儿子睡觉的时刻到来。

我更盼着萧氏电讯公司停止给我的优惠，不再向我的电视里输送免费的成人节目。

每天晚上，我都长久地坐在电视机前的沙发上。像一个警觉的哨兵，又像一只忠于职守的看门狗。

静夜里，我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上。

电视机里的人都变成了女人，而且是穿着绿色军装的女军人。是我所熟悉的那群人，她们都头顶着一颗红星，领口上飘着两面红旗，她们的胸前都有两粒红樱桃。

这是我曾经的战友啊。她们从电视机里款款而出，我很诧异，她们都没有穿衣服，她们都洁白如玉，她们都亭亭而立，她们都婀娜多姿。我想跟她们说话，她们都不说话，而我也说不出话。

我发现她们在围观我。

我又发现是我在围观她们，因为我看到很多个我，与她们面对面站着。

是金碧辉煌的宫殿，分辨不出是哪个时代、哪个帝国的王宫，宫廷舞的乐曲已经奏响，我已做好准备开始的姿势，而舞伴却突然不见了。

她们列队整齐，她们站在宽阔的舞台上。当我看见她们的时候，宽阔的舞台就变成了一眼望不到边的大操场。她们像是在操练，又像是在接受检阅。我四处张望，寻找那个检阅者。当我发现偌大的广场上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惊呆了，我知道我就是那个检阅者。

我在受阅者的队列里穿行。我可以随意抽检其中的任何一个，但是我没有可以参照的标准，她们都是一模一样的，使我觉得既陌生又熟悉，每一个都似曾相识，每一个都不曾见过。她们都高矮一样、胖瘦一样，甚至连她们隆起的前胸都是一样的弧度。

我在一片树木里穿行。是樱桃林。因为我的眼前是一排接一排的红樱桃。

当我发现那红樱桃是一颗颗闪烁的红星星的时候，我就想，这漫天的红色的星星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

当我遗憾星星不可企及的时候，星星就变成红色的宝石了。我欣喜若

狂，因为我的眼前晃动着无数红宝石，我可以随意去摘。

我要去采撷红宝石。我发现红宝石不在地上，也不是固定在某个位置。

起初，我以为红宝石是悬空的。后来我看见每一对红宝石都镶在一根透明的汉白玉的柱子上，好像那红宝石在肆意地游走，又好像是汉白玉的柱子在不规则地移动。

有薄雾，又有轻纱，似从天空而降，似由地下升起，更像是她们随身携带来又展开的。我看不见她们的眼睛，我找不到她们的眼睛。

眼睛呢？眼睛呢！

我猛地看见一双眼睛。在夜空中悬浮的眼睛。只有两只眼睛。世界除此空无一物。那是眼睛吗？

当我确认了那是眼睛，是我儿子的眼睛时，我醒了。

不是渐渐醒来的那种醒。是猛醒的醒。是惊醒的醒。

儿子站在我的面前，大声地说你干吗呢你？

我顿时觉得后背发冷，汗，一下子就下来了。我知道后背全湿了。我还知道我在沙发上睡着了，而电视机却开着。一个哨兵在站岗的时候睡着了那是多么严重的事情。不！不是事情！是事故！

儿子回他的房间去了。儿子没有管电视机的事情。儿子才不管电视机的事情呢。儿子什么都不想管，也不用管。

电视的屏幕布满雪花，悄无声息，已是深夜。不知儿子是否遇见我所检阅的队伍。

我又看到那些汉白玉的柱子，看到那些红色的樱桃。但我毫无欲望。我不是心静如水，我是身软如水。那句话该改一改，不是无欲则刚，是无欲不刚。

6

开学没多久，第三周或是第四周吧，反正还是九月里的事。

那时候我每天都在焦虑，儿子是不是适应出国的生活？儿子能不能听懂人家这儿的英语？儿子跟不跟得上麦吉的课程？

这天儿子放学回家，一进门就从书包里掏出两个小纸盒，然后他把纸盒扔给我，然后他还说你留着用吧！

我很奇怪，什么玩意儿我就留着用呢？虽然我很奇怪但我也很高兴。这说明儿子不仅适应了，而且成长了，都知道给爹孝敬东西了，都知道从外边往家里拿东西了。这在中国是我想都不敢想的呀。出国就是不一样。

小纸盒的包装很考究、很精致。应该说是粉色的，虽然我从未见过这种颜色。

乍一看好像是两包香烟，可我从来不抽烟啊，这一点儿子是知道的。所以他一定不用找一样没用的东西来孝敬他爹。

要不就是口香糖。可是口香糖应该他自己留着吧？

当我明白了这是两包什么玩意儿我就完全傻掉了。

这是避孕套。

这时我想说你个臭小子给爹这玩意儿干什么你爹又没地儿用你这不是坑爹吗？我没这么说也不能说你自己留着用吧那像什么话。

这外国再开放也没有说儿子给爹发这玩意儿的吧。

我问这是哪儿来的我的声音肯定不对劲了。

儿子语调倒是平静，儿子说是学校发的。

学校发的？学校发这个干什么？

儿子说不知道。

我说是你不知道还是你没弄明白什么意思？

儿子说你什么意思呀你要弄明白什么意思你自己上学校问去呀你。

我当然只好哑口无言我没法儿找学校去，你说这像话吗？我举着避孕套冲进学校办公室，碰上男老师还好点儿，要是碰上一个女老师还不得让人抽一大耳刮子。再说啦，见着人家我也不知道该问什么。知道该问什么我也问不出来呀我的英语说不出口我在这儿就是一个哑巴。

我无法再问也无法发作。儿子已回到他的房间并且砰的一声把门关了。

听着咋就这么新鲜、这么别扭。学校发的。这外国学校还管发避孕套？而且是中学。

后来我偶然从别的渠道知道，的确是学校发的。儿子不是在学校没弄